

黃帝內經



(二)

北方文艺出版社

集注

清·张志聪

如蘊也言上古巢居穴處

內蘊藉毛羽時人質樸文章未作

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

藉生焉

濟曰太古結繩以理逮及伏羲畫八卦代結繩由是

大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

將變失常也人文禮樂典

文之時

推直輪焉大略路之始大

之始大

R221/3:2

〔清〕张志聪集注第二册

黄帝内经

北方文艺出版社

目 录

黄帝内经素问集注

卷五

疟论篇第三十五	(187)
刺疟篇第三十六	(193)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198)
咳论篇第三十八	(201)
举痛论篇第三十九	(203)
腹中论篇第四十	(207)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211)
风论篇第四十二	(217)
痹论篇第四十三	(221)
痿论篇第四十四	(226)
厥论篇第四十五	(229)
病能论篇第四十六	(234)
奇病论篇第四十七	(238)
大奇论篇第四十八	(242)
脉解篇第四十九	(248)

卷六

刺要论篇第五十	(254)
刺齐论篇第五十一	(255)
刺禁论篇第五十二	(256)
刺志论篇第五十三	(261)
针解论篇第五十四	(262)
长刺节论篇第五十五	(266)

卷七

皮部论篇第五十六	(270)
经络论篇第五十七	(273)
气穴论篇第五十八	(274)

气府论篇第五十九	(280)
骨空论篇第六十	(287)
水热穴论篇第六十一	(294)
调经论篇第六十二	(298)
缪刺论篇第六十三	(307)
四时刺逆从论第六十四	(315)
标本病传论篇第六十五	(318)

卷八(上)

天元纪大论篇第六十六	(323)
五运行大论篇第六十七	(329)
六微旨大论篇第六十八	(340)
气交变大论篇第六十九	(347)
五常政大论篇第七十	(359)

疟论篇第三十五

黄帝问曰：夫疟疾皆生于风，其蓄作有时者，何也？

“疟”，音皆。吴昆曰：“疟，亦疟也。夜病者谓之疟，昼病者谓之疟。”《方书》言：“夜市谓之疟市，盖本乎此也。”“蓄”，病息邪伏也。卢子繇曰：“疟者，惟火沴金，酷疟殆甚也。”〔眉批：风寒暑湿皆能为疟，风为百病之长，故首言风而后论暑湿。〕

岐伯对曰：疟之始发也，先起于毫毛，伸欠乃作，寒栗鼓颔，腰脊俱痛。寒去，则内外皆热，头痛如破，渴欲冷饮。

“伸欠”，引伸而呵欠也。卫气同邪气将入于阴，表气虚，故先起于毫毛伸欠。

帝曰：何气使然？愿闻其道。岐伯曰：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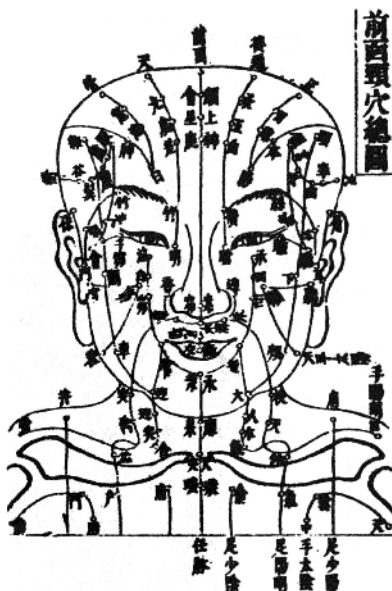
邪正阴阳之气，上下出入，故交争于上下也。病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并于阳，则阳实而阴虚。是虚实更作，阴阳寒热相移也。

阳并于阴，则阴实而阳虚，阳虚，则寒栗鼓颔也；巨阳虚，则腰背头项痛。

邪与卫气内迫，则三阳之气同并于阴矣，并于阴，则阴实于内，而阳虚于外。阳明之气主肌肉，而经脉交于颌下，是以寒栗鼓颔；太阳之气主表而上升于头，其经脉上会于脑，出于项下，循背脊，故腰背头项俱痛。马蒔曰：“阳气陷则阴气胜。”经云：“病痛者，阴也。”〔眉批：此论疟之先寒后热，因于阴阳相并。〕

三阳俱虚，则阴气胜，阴气胜，则骨寒而寒生于内，故中外皆寒，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则喘而渴，故欲冷饮也。

阳虚于外，则阴胜于里矣。经云：“二阴主里”，是以骨寒而痛，而寒生于内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并于阳，则阴虚而阳盛，阳盛则外热，阴虚则内热，外内皆热，是以喘渴而欲冷饮也。卢子繇曰：“不列少阳形证者，以太阳为开，阳明为阖，少阳为枢，而开之能开，



明代张介宾《类经图翼》中的前面头穴总图

合之能合，枢转之也。设舍枢则无开阖矣，离开阖无从宽枢矣，故开阖既陷，枢机岂能独留？倘中现枢象，即为开阖两持，所以持则俱持，陷则俱陷也。”

此皆得之夏伤于暑，热气盛，藏于皮肤之内，肠胃之外，此荣气之所舍也。

卢子繇曰：“以夏气通于心，心主荣血之故也。经云：‘以奉生身者，莫贵于经隧。’故不注之经，而溜之舍也。舍即经隧所历之界分，每有界分，必有其舍，如行人之有传舍也。”倪冲之曰：“天之暑热与君火之气相合，心主荣血，故邪藏于荣舍，卫气者，阳明之悍气也。风木寒水乘侮土气，故风水之邪与卫气并居。”

此令人汗空疏，腠理开，因得秋气，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此气得阳而外出，得阴而内迫，内外相迫，是以日作。

卢子繇曰：“暑令人汗空疏，腠理开者，以暑性宣发，致腠理但开，不能旋合耳。不即病者，时值夏气之从内而外，卫气仗此，犹可捍御，因遇秋气，机衡已转，自外而内矣。其留舍之暑，令汗出空疏，腠理开，风遂乘之以入，或得之以沐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与卫气并居。卫气者，昼日行于阳，夜行于阴，风与水气，亦得阳随卫而外出，得阴随卫而内迫，内外相迫，是以日作也。莫子晋问曰：“卫气日行于阳，奚先入于阴而致寒栗伸欠也。”曰：“邪得阴而内入，得阳而外出，邪气与卫气并居，故同邪内陷，非卫气之行于阴也。夫内为阴，外为阳，邪留于形身之外，与卫应乃作，卫气日行于阳，故发作于日也。”

帝曰：其间日而作者，何也？岐伯曰：其气之舍深，内薄于阳气独发，阴邪内着，阴与阳争不得出，是以间日而作也。

“间”，去声。言邪气舍深，内薄于里阴之分，阳气独发于外，里阴之邪留着于内，阴邪与阳气交争，而不得皆出于外，是以间日而作也。按此节经文，与薄于五脏募原之因不同。〔眉批：当知间日之疟有二因焉。〕

帝曰：善。其作日晏与其日早者，何气使然？岐伯曰：邪气客于风府，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先客于脊背也。

此言邪从风府，而客于脊背之间者，发作有早晏也。卫气一日一夜，行阴阳五十度，而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作也晏。此邪先客于脊背，而与卫气相遇故也。

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以此日作稍晏也。其出于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骶骨。

此申明卫气日下一节，则上会于风府也亦晏，故病作日晏也。盖卫气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开则客于脊背之邪，还入风府，而与卫气相遇则病作，其卫气出于风府，日下一节，则上会于风府也稍晏，故病作稍晏。二十一日下至骶骨，则上会于风府也益晏，故病作益晏也。

二十二日，入于脊内，注于伏膂之脉，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曰高，故作日益早也。

“伏膂”，伏冲膂筋也。卫气外循督脉而下，内循冲脉而上，其气上行九日，出于缺盆，其气日高，则会于风府也日早。故作日益早也。〔眉批：邪客于脊背之腠理，故开而后入于风府。督脉主阳，冲脉主阴，阳脉从上而下，阴脉从下而上，卫气从之，亦行阳行阴之意。〕

其间日发者，由邪气内迫于五脏，横连募原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与卫气俱行，不得皆出，故间日乃作也。

募原者，横连脏腑之膏膜，即《金匱》所谓“皮肤脏腑之文理”，乃卫气游行之腠理也，不得与卫气皆出，故间日也。

帝曰：夫子言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气入，入则病作；今卫气日下一节，其气之发也，不当风府，其日作者，奈何？

帝问邪有不从风府而入，其病亦以日作者何也？

岐伯曰：此邪气客于头项，循膂而下者也。故虚实不同，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也。故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

客于头项者，谓客于风府也。伯言邪入于风府，循膂而下留其处者，有虚实之不同，若邪中异所，则无有早晚矣。虚实者，早晚也。言卫气虚而日下，则其发日晚；卫气实而日上，则其发日早。此邪从风府而留于脊膂之间者也，若邪中异所则不得当其风府矣。如邪中于头项，卫气行至头项而病作；中于腰背手足，邪即舍于腰背手足之间，卫气行至腰背，与腰背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卫气行至于手足，与手足所舍之邪，相遇而病作。此或发于早者，每日早发；或发于晚者，每日晚发。非若客于风府之邪，日晚而日早也。张兆璜曰：“风府循督脉而下，至脊内循卫脉而上，乃卫气之隧道，故邪留于此内者，遇卫气之日上日下，而病有早晚之分。”〔眉批：曰客日中，各有分别。〕

卫气之所在，与邪气相合则病作，故风无常府，卫气之所发，必开其腠理，邪气之所合，则其府也。

卫气之所在者，谓卫气行至邪气所在之处，与邪相合而病作，故风邪或中于头项，或中于腰背手足，无有常处，非定客于风府也。夫卫气之行，至于所在之处而发，必开其腠理，腠理开，然后邪正相合，邪与卫合之处，即其府也。

帝曰：善。夫风之与疟也，相似同类，而风独常在，疟得有时而休者，何也？

夫痼疟皆生于风，然病风者，常在其处，病疟者，休作有时，故帝有此问。

岐伯曰：风气留其处，故常在，疟气随经络，沉以内薄，故卫气应乃作。

风邪则伤卫，故病风者，留于肌肤筋骨之间而不移。疟气舍于荣，故随经络以内迫，与卫气相应乃作也。

帝曰：疟先寒而后热者，何也？岐伯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



明万历刊本《杨敬斋针灸全书》针灸方图中的伤寒热病取穴图

风寒曰凄，水寒曰沧。盖夏时暑热溽蒸，腠理开发，或汗湿从风，或得之于沐浴，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至秋时复伤于风，风寒两感，是以寒热之病成矣。按此节所论先寒后热，与上节不同。上节以夏伤之暑，藏于荣之所舍，秋受之风寒，与卫气并居，盖荣为阴，卫为阳，此气得阴而内迫，得阳而外出，是以荣舍之邪，先行于阴而为寒，复行于阳而为热，此乃吾身中之阴阳寒热也。此节论夏受凄沧之水寒，秋伤于风之阳邪，此论天之阴阳寒热也。是以经旨少有不同，学者亦宜体析。

夫寒者阴气也，风者阳气也，先伤于寒，而后伤于风，故先寒而后热也。病以时作，名曰寒疟。

天之阴邪，感吾身之阴寒。天之阳邪，感吾身之阳热。是以先受之寒，先从阴而病寒。后受之风，复从阳而病热。病以时作者，应时而作无早晚也。

帝曰：先热而后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伤于风，而后伤于寒，故先热而后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

王冰曰：“以其先热，故谓之温。”倪冲之曰：“此天之阴阳，病人身之阴阳，阴阳两感，是以寒热交作，虽有先后之感，与故病新病不同，学者亦宜体认。”

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阳气独发，则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症。

其者，承上文而言。上文之所谓温疟者，邪气藏于骨髓之中。骨髓者，肾脏之精气所生，故久而不去，则与肾气相合，是以温疟之病气藏于肾，其气先从内而出之外也。从内出之外，故阳病极而复反入之阴，其但热不寒者，邪气藏于骨髓之中，而肾阴之气先与骨气相绝，是外邪不及于里阴，而独发于阳也。热伤气，故少气；心恶热，故烦冤；手足为诸阳之本，故手足热。经云：“诸呕吐酸，皆属于热。”此温疟之不复寒者，名曰瘧症。“瘧”，单也，谓单发于阳而病热也。卢子繇曰：“疟症有二因，此其一也。”

帝曰：夫经言有馀者泻之，不足者补之，今热为有馀，寒为不足。夫疟者之寒，汤火不能温也；及其热，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馀不足之类。当此之时，良工不能止，必须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愿闻其说。岐伯曰：经言无刺熇熇之热，无刺浑浑之脉，无刺漉漉之汗，故其为病逆，未可刺也。

“熇”，音稿。“漉”，音鹿。阳热为有馀，阴寒为不足。“经言”，引《灵枢·顺逆篇》而言。“熇熇”，热甚貌。“浑浑”，邪盛而脉乱也。“漉漉”，汗大出也。言当此之时，邪病甚而真气逆，故未可刺也。

夫疟之始发也，阳气并于阴，当是之时，阳虚而阴盛，外无气，故先寒栗也；阴气逆，极则复出之阳，阳与阴复并于外，则阴虚而阳实，故先热而渴。

此言寒热始盛之时，乃阴阳之气交并，真气错乱未分，故未可刺。张兆璜曰：“此言热为阳实而有馀，寒为无气而不足。所谓有馀不足者，阳气邪气也。”

夫疟气者，并于阳则阳胜，并于阴则阴胜，阴胜则寒，阳胜则热。

上节论阳气虚实之寒热，此论阴阳胜并之寒热，皆属阴阳未和，而邪气方盛，俱未可刺。

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病极则复至。

此复论在天阴阳之邪，而为寒热也。风者，阳邪也。寒者，阴邪也。风寒之气，变幻不常，如病风而为热极，则阴邪之寒气复至，病寒而为寒极，则风邪之阳热复至，当如寒热虚实有三因也。

病之发也，如火之热，如风雨不可当也，故经言曰：方其盛时必毁，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

上节论阴阳交并，真气未分，故未可刺。此承上文而言，邪气方盛未可刺也。邪气之发，如火之烈，如风雨之不可当，故《经》言“方其盛时而取之，必毁伤其真气，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谓也。《兵法》云：“无迎逢逢之气，无击堂堂之阵，避其来锐，击其情归。”倪冲之曰：“如火之烈，阳热盛也；如风雨不可当，阴寒盛也。”

夫疟之未发也，阴未并阳，阳未并阴，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亡，故工不能治其已发，为其气逆也。

邪气未发，则真气未乱，因而调之，真气得安，邪气乃去，所谓治未病也。若待其已发，虽良工弗能为，为其气逆故也。上节论治其已衰，此先治其未发。

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

早者，谓病之未发；晏者，谓病之已衰。

岐伯曰：疟之且发也，阴阳之且移也，必从四末始也。阳已伤，阴从之，故先其时，坚束其处，令邪气不得入，阴气不得出。审候见之，在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

此申明治未病之法也。且者，未定之辞，言疟之将发，阴阳之将移，必从四末始。盖三阴三阳之气，从手足之并荣而更移也。如病在阳而阳已伤，则阴经将从而受之，故当先其未发之时，坚束其四末，令邪在此经者，不得入于彼经，彼经之经气，不得出而并于此经，审其证而候其脉，见其孙络盛坚而血者，皆取而去之，此阴阳真气，往来和平，而未得交并者也。倪仲宣曰：“疟气舍于皮肤肌腠之间，故病见于孙络。”

帝曰：疟不发其应何如？

言疟病未发之时，其脉候证候何如而应？

岐伯曰：疟气者，必更盛更虚，当气之所在也。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

言疟气者，有阴阳更并之盛虚，皆当气之所在也。如病在阳，则热而脉躁；在阴，则寒而脉静。欲知脉与病之相应，但审证之寒热，脉之躁静，则知病之在阴在阳矣。

极则阴阳俱衰，卫气相离，故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言阴阳之所以更盛更虚者，卫气行之也。卫气者，行阴而行阳者也。是以卫气相离，其病得休；卫气集，则复病也。

帝曰：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发，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间者，邪气与卫气客于六腑，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

六腑者，谓六腑之募原也。六腑之



明万历刊本《杨敬斋针灸全书》针灸方图中的伤寒无汗取穴图

募原者，连于肠胃之脂膜也。相失者，不与卫气相遇也。盖六腑之募原，其道更远，气有所不到，故有时相失，不能相得其邪，故或间二日，或数日乃作也。倪冲之曰：“脏之募原而间日发者，乃胸中之膈膜，其道近，六腑之募原，更下而远，故有间二日或至于数日也。”张介宾曰：“按本节言疟之间二日及数日发者，以邪气深客于六腑之间，时与卫气相失而然，其理甚明。丹谿以作于子午卯酉日者，为少阴疟；作于寅申巳亥日者，为厥阴疟；作于辰戌丑未日者，为太阴疟。此不过以六气司天之义为言。然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阳明矣；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少阳矣；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太阳矣。如三日作者，犹可借此为言，若四五日者，又将何以辨之，殊属牵强，倘按此施治，未必无误，学者不可执以为训。”马玄台曰：“本经言间日数日发者，邪与卫气不相值。”何丹谿乃以为三日一发者，受病一年半；间日一发者，受病半年；一日一发者受病一年，不知何据为然？董帷园曰：“看书当参讨经义，庶不为前人所欺。”

疟者，阴阳更胜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

言阴阳更胜，而有甚与不甚。故阳热甚则渴，或不甚则不渴矣。〔眉批：此言阴阳更胜之有甚有不甚，非曰发者为不甚，间二三日者为甚也。〕

帝曰：论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今疟不必应者，何也？

言有不必要夏伤于暑，而为病疟者也。

岐伯曰：此应四时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其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恶风，以夏病者多汗。

伯言夏伤于暑，秋必病疟者，此应四时者也。“应四时者”，随四时阴阳之气，升降出入而为病也。“其病异形者”，反四时也。反四时者，非留蓄之邪，乃感四时之气而为病也。秋时阳气下降，天气渐凉，故感秋凉之气，而为病者寒甚。冬时阳气伏藏于内，即受时行之寒，得阳气以化热，故寒不甚。春时阳气始出，天气尚寒，故恶风。夏时阳气外泄，腠理空虚，故多汗。此随感四时之邪，而即为病疟也。倪冲之曰：“春伤于风，故恶风；夏伤于暑，故多汗；秋伤于湿，故寒甚；冬伤于寒，则为病热，故寒不甚。盖言风寒暑湿之邪，在四时而皆能病疟也。”

帝曰：夫病温疟与寒疟，而皆安舍，舍于何脏？

此复问前节温疟之病因，是以帝问温疟与寒疟，病皆安舍，而伯只答其温疟焉。盖寒疟之因，已论悉于前矣。但前节以先伤于风，后伤于寒为温疟，此论先出于阳，后入于阴，为先热后寒，一论在天阴阳之邪，一论形身中之阴阳出入，文义虽殊，而理则合一。

岐伯曰：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气藏于骨髓之中，至春则阳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暑，骨髓烁，肌肉消，腠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于外也。如是者，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阳虚，阳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后寒，名曰温疟。

脏真下于肾，肾藏骨髓之气也。冬气通于肾，故邪藏于骨髓之中，而内与肾气相合。夫至春阳气大发，而邪不能自出者，邪藏于骨髓之中，而气行骨外故也。脑为精髓之海，骨髓烁者，暑气盛而精髓烁热也。肌肉消者，腠理开而肌肉消疏也。汗乃肾脏精髓之所化，或有所用力，则伤动其肾气，是以所藏之邪，得与汗共并而出矣。夫肾气与肾气相合，故病而藏于肾，其气先从内出之外也。从内出外，则阴虚而阳盛，阳盛则热矣。气从内出之外，故病复反入之阴。张兆璜曰：“故先热而后寒者，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名曰瘧疾矣。‘故’字宜着眼。”

帝曰：瘧疾何如？岐伯曰：瘧疾者，肺素有热，气盛于身，腠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

因有所用力，腠理开，风寒舍于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阳气盛，阳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反于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于心，而外舍于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故命曰痲症。帝曰：善。

此复论痲症之有因于内热者也。肺主周身之气，肺素有热，故气盛于身，其气厥逆上冲，故不泄于外而但实于中，此外内皆实者矣。气只实于外则邪不能外侵，故因有所用力，腠理开而后邪舍于皮肤之内，中气实则邪不能内入，故其气不及于阴而单发于阳也。心主血脉之气，气内藏于心者，谓邪藏于血脉之中，而气内通于心也。内藏于血脉之里，外舍于分肉之间，阳气盛而无阴气以和之，是以阳热不衰，而令人消烁脱肉也。前节论外因之痲症，此论兼有内因之痲症也。故《金匱要略》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烦冤，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痲症。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于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脱肉。”是阴气绝而阳气独发者，名曰痲症，若但热不寒者，亦名痲症，是痲症之有二证也。张兆璜曰：“邪舍于血脉之中，而气内藏于心，与邪藏于骨髓之中，而病藏于肾者同义。但肾为阴脏，故邪复反人之阴，心为阳脏，故气不及于阴，而单发于阳也。”〔眉批：心主血脉，肾主骨髓。〕

刺症篇第三十六

此承上章以记刺症之法，故不曰论。

〔眉批：上章论症之因，此章论症之证，二章当合看。〕

足太阳之症，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后热，焮焮瞶瞶然，热止汗出难已，刺郄中出血。

“焮”，音谔。此论三阴三阳经气之为病也。太阳是动病者，腰似折，冲头痛，太阳标阳而本寒，故先寒后热。背为阳，故寒从背起也。“焮焮”，如火之炽。“瞶瞶”，暑热气也。太阳乃日中之阳火，故焮焮瞶瞶然也。如热在气分者，热止汗出，其病则愈，此乃经气之兼证，故病难全已，当刺郄中出血，以泻在经之邪焉。按《脏气法时论》曰：“心病者，胸中痛，取其经。少阴太阳，舌下血者，其变病，刺郄中血者。”谓取手少阴之阴郄穴也。此所谓郄中出血，是亦当取项上之络郄，腰下之浮郄矣。王氏曰：“‘郄中’，委中也。”卢子繇曰：“此但详足经而无手经者。经云：‘风寒暑火，天之阴阳也。’”张兆璜曰：“症之足经与伤寒同义，盖天之六淫伤人，三阴三阳之气，皆从足而起也。”

足少阳之症，令人身体懈惰，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惕然，热多汗出甚，刺足少阳。

“懈”，音亦。“懈惰”，懈惰也。少阳主初生之气，病则生阳不升，故身体懈惰。少阳主枢，寒不甚，热不甚，枢象也。胆病者，心中憺憺，恐人将捕之，少阳相火主气，故热多。少阳所生病者汗出，当取足少阳之侠谿，在足小趾次趾岐骨间，本节前之中，刺入三分，留三呼，此足少阳之荣也。

足阳明之症，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



明万历刊本《杨敬斋针灸全书》针灸方图中的伤寒汗不止取穴图

刺足阳明跗上。

阳明者，两阳合明，阳热光明之气也，病则反其本而洒淅寒甚，热去汗出则病气去，而喜见光明，复其阳明之本气也。本气复而仍取足阳明者，经邪未去也，故当取足跗上冲阳，刺入三分，留十呼，此足阳明原也。按三阴三阳之病，论在六气，则不涉经络之有形，是以见太阳之先寒后热，少阳之寒热从枢，如少阴之标寒本热，此病无形之六气也。又如胆病之恐人将捕，脾土之灌溉四旁，少阴之呕吐，厥阴之腰痛，是又涉于有形之经，当知经不离乎气，气不离乎经，可分而可合者也，能明乎经气之理，进乎道矣。王芳侯曰：“日月光明也。火气阳热也。”

足太阴之疟，一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一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即取之。

足太阴脾土主气，主灌四脏，心肺居上为阳，肝肾居下为阴，脾为孤脏，中央土间于阴阳之间。腹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腹中乃宗气之所居，上

出于肺，以司呼吸。经云：“心系急则气道约，约则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一令人不乐，好太息者，足太阴病疟而上及于心肺也。肾病者，寝汗出，肝脉缓甚而善呕，所生病者，为呕逆。一汗出病至则善呕者，下及于肝肾也。病至者，言病至于肝脏则善呕，呕已则肝脏之病已衰，而即当取之。盖言脾疟，而病至于四脏，见四脏之病已衰，而即当取之足太阴也。不嗜食多寒热，太阴之本病也。脾病而不能转输，故不嗜食，太阴居中土，间于阴阳之间，故多寒热也。〔眉批：一令人不乐，一汗出，两“一”字，顺从德本无，而《集注》本皆有，今仍之。〕

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

足少阴寒水主气，故呕吐甚。少阴标阴而本热，故多寒热。“热多寒少”，本气胜也。大凡病热多而阳气胜者，易愈；寒多而阴气胜者，难已。欲闭户牖而处者，阴寒甚也，故其病难已。《本经》曰：“阳尽而阴盛，故欲独闭户牖而居。”王芳侯曰：“阳热甚者，宜刺其邪，阴盛故不言刺也。”

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刺足厥阴。

腰痛小腹满，厥阴之经证也。木乃水中之生阳，故肝主疏泄水液，如癯非癯，而小便频数不利者，厥阴之气不化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经云：“肝气虚则恐”，盖肝脏之神魂不足，故意恐惧也。木主春生之气，厥阴受邪，故生气不足，木郁不达，故腹中悒悒也，宜刺足厥阴之太冲，在足趾本节后二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一呼。朱圣公曰：“肝者

将军之官，谋虑出焉，气虚则恐惧矣。”

肺症者，令人心寒，寒甚热，热间善惊，如有所见者，刺手太阴阳明。

肺者心之盖，故令人心寒热。心气虚则善惊，如有所见。经云：“心者神之舍也。”神精乱而不转，猝然见非常物，宜刺手太阴之列缺，手阳明之合骨。列缺在手腕后寸半，刺入三分，留三呼。合骨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间，刺入三分，留六呼。卢之颐曰：“邪不干脏，列脏证者，非真脏之脏，乃脏募之气化证也。”莫仲超曰：“邪入于五脏六腑募原之间，不干脏腑之气，则为间日之症；干脏腑之气，则为五脏六腑之症；涉于三阴三阳，则为六经之症。”故曰：“症者，风寒之气不常也。”

心症者，令人烦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热，刺手少阴。

心为火脏，心气热故烦甚，而欲得清水以自救，热极生寒，故反寒多，寒久则真火气衰，故不甚热也。宜刺手少阴之神门，在掌后锐骨端陷者中，刺三分，留七呼。

肝症者，令人色苍苍然，太息，其状若死者，刺足厥阴见血。

苍乃东方之青色，肝主色，故令人色苍苍然。胆病者，善太息，胆附于肝，故肝病必及于胆，肝胆主春生之气，胆气升则脏腑之气皆升，生阳不升，故其状若死，刺足厥阴中封见血，在内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仰足取之，伸足得之，刺入四分，留七呼。

脾症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

脾为阴中之至阴，故令人寒。腹乃脾土之郭郭，故腹中痛。湿热下行则肠鸣，上蒸则汗出也。鸣已汗出者，下行极而上也，宜刺足太阴之商丘，在足内踝下，微前三寸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肾症者，令人洒洒寒，腰脊痛宛转，大便难，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阳少阴。

“眴”，同旬。足少阴寒水主气，故令人洒洒寒。腰乃肾之府，故腰脊痛而欲其宛转也。肾开窍于二阴，故大便难。“眴眴”，目摇动而不明。骨之精为髓，故目眴眴然也。肾主生气之原，手足为诸阳之本，邪病则有伤生气，故手足寒也，宜取足太阳之委中，足少阴之大钟、太谿。委中在腘约横纹中央有动脉，大钟在内踝后街中，刺入二分，留七呼。太谿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七呼。

胃症者，令人且病也，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刺足阳明太阴，横脉出血。

胃主受纳水谷，故胃症者，令人病饥而不能食。中焦受邪，不能主化，故支满腹大。“横脉”，脾胃之横络脉也。

症发身方热，刺跗上动脉，开其空，



明万历刊本《杨敬斋针灸全书》针灸方图中
的伤寒大便闭取穴图

出其血立寒。

此言疟之寒热，乃病在阴阳之气分，当取于阳明、太阴焉。夫三阳主表，三阴主里，疟发身方热，是邪将出于表阳。阳明者，两阳合明，间于二阳之间，主行气于周身，阳盛之气也。故当取阳明之冲阳，摇针以开其穴，泻出其血，则阳热去而立寒矣。

疟方欲寒，刺手阳明太阴，足阳明太阴。

夫身半以上为天，身半以下为地，手太阴阳明主天，足太阴阳明主地。故从腰以上者，手太阴阳明皆主之；从腰以下者，足太阴阳明皆主之。又，阳者，天气也，主外。阴者，地气也，主内。疟方欲寒，是邪将入于里阴，故当刺手足阳明太阴，使天地阴阳之气，上下外内和平，而无偏阴之患矣。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用中针，旁五腧俞各一，适肥瘦，出其血也。

“旁”，去声。此言疟病在经络者，当取其背俞焉。盖经脉内合五脏五行之气，五脏之俞在背，故当取背俞以泻之，脉满大急者，邪盛于经脉中也。“腧”，脉也。“旁”，倚也。腧俞者，五脏俞之旁，近于腧脉，乃魄户、神堂、魂门、意舍、志室也。谓当旁五腧俞，各刺其一。肥者，深而留之；瘦者，浅而疾之。各适其当，以出其血焉。〔眉批：顾从德本五腧俞上有用字。〕

疟脉小实急，灸胫少阴，刺趾井。

此言经脉之气虚陷者，宜灸足少阴也。盖经脉之气，发原于少阴肾脏。脉小者，脉气虚也。经云：“诸急为寒”，小实急者，脉气虚寒而邪气实也。艾名冰台，能于水中取火，能启陷气之阳，故当灸少阴胫下之大谿，以启经脉之生气，刺足小趾之井穴，以泻经脉之实邪。此论攻邪，又当审其真气也。

疟脉满大急，刺背俞，五腧俞背俞各一，适行至于血也。

“俞”，俱音输，各篇皆同。此复申明背俞与腧俞之经气相通也。曰背俞五腧俞背俞各一者，言背俞旁之五腧俞，与背俞各刺其一也。背俞者，离脊骨两旁各一寸五分，乃五脏之俞也。腧俞者，去脊骨两旁各三寸，近于腧脉，乃五脏神气之所舍。故曰魄户者，谓肺藏魄也；曰神堂者，谓心藏神也；曰魂门者，谓肝藏魂也；曰意舍者，谓脾藏意也；曰志室者，谓肾藏志也。此腧俞与背俞之气相通，故当各取之，适其肥瘦，以行其针而至于出血也。此盖言邪盛于血脉者，取五腧俞，甚而及于五脏者，兼取背俞，是以上节之灸胫，此下之用药，亦少有别焉。莫子晋曰：“血者，神气也。故病在经脉，而邪伤血者，宜取脏神所舍之俞，然经脉内合五脏，故又当兼取其背俞也。”

疟脉缓大虚，便宜用药，不宜用针。

“便”，平声。此承上文而言五脏之经气虚者，便于用药而不宜用针也。脉缓大虚，血气两虚也。《灵枢经》云：“少气者，则阴阳俱不足，补阳则阴竭，泻阴则阳脱。如是者，可将以甘药，不可饮以剂，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泻之，则五脏气坏矣。”上节论经脉，生始之原本于足少阴肾，此言经俞血气又五脏五行之所生，然有邪有正，有实有虚，而灸刺用药各有所宜也。

凡治疟，先发如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此论治疟，毋先后其时。先发如食顷者，谓疟未发前如一饭之顷，真气未乱，因而调之，所谓无刺熇熇之热，浑浑之脉也。若待其已发，邪方盛时而取之，则失其时矣。

诸疟而脉不见，刺十指间出血，血去必已，先视身之赤如小豆者，尽取之。

此言邪在皮肤气分者，宜刺十指之井穴空。疟在气分，故不见于脉，脉不见者，谓不见满大急之脉也。当刺十指之井穴，出血，血去其病立已。盖所出为井，乃经气始相交会之

处，故刺之可泄气分之邪。身有赤如小豆者，邪在肤表，气分，有伤滲渗皮肤之血，故赤如小豆，当先取而去之。此言邪在络脉之血，与滲渗皮肤之血，所现脉证不同，而取刺亦各有别。

十二疟者，其发各不同时，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脉之病也。

此言邪在脏腑经脉者，更有刺之之法也。“十二疟者”，谓六经五脏胃疟也。其发各不同者，言厥阴与肝疟，阳明与胃疟，太阴与脾疟，少阴与肾疟，各有脏腑经气之不同也。故当时察其病形，或腰痛头重，或心寒善惊，以知其何脉之病，盖经脉乃胃腑之所生，五脏之所主，故曰以知何脉之病。

先其发时，如食顷而刺之，一刺则衰，二刺则知，三刺则病已。

先其发时如食顷者，先于未发之前而刺之也。刺之者，以足太阳之疟取郄中，阳明之疟取足跗，肺疟刺手太阴、阳明，心疟刺手少阴也。一刺则病衰，二刺则知，三刺则病已。按上古以小便利，腹中和为知。倪冲之曰：“此‘先其发时’，与上节‘先发如食顷’文义少别，其字亦当著眼。”杨元如曰：“邪在气分者，宜后其时以刺之，盖气为阳，其性锐，故当避其来锐。邪在血分者，宜先其时以取之，盖血为阴，其性柔，故当迎而夺之。”

不已，刺舌下两脉出血；不已，刺郄中盛经出血，又刺项以下侠脊者，必已。舌下两脉者，廉泉也。

舌下两脉，任脉之廉泉穴也。“郄中”，王氏谓委中也。盛经者，谓血气盛于此也。“项以下侠脊者”，肘俞、背俞也。盖任脉统任一身之阴，为经络之海，而脏腑之经俞皆属于太阳，故刺本经不愈，而复取任脉及足太阳之郄中背俞，其病立已也。

刺疟者，必先问其病之所先发者，先刺之。

此言邪中于头项者，气至头项而病。中于背者，气至背而病。中于腰脊者，气至腰脊而病。中于手足者，气至手足而病，必先问其所先发者，先刺之。倪冲之曰：“用三‘先’字者，谓邪或舍于头项，而又兼中于腰背，或舍于腰而又兼中于手足，卫气先至之处，其病先发，是一日之中，或又有两发之症也。”

先头痛及重者，先刺头上及两额两眉间出血；先项背痛者，先刺之；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阴阳明十指间；先足胫痠痛者，先刺足阳明十趾间出血。

“头上”，谓上星、百会。“两额”谓悬颅。“两眉间”，为攒竹诸穴也。“项背痛者”，或刺风池、风府，或项背所痛之处，随其病而取之。“郄中”，王氏谓委中也。手少阴阳明十指间者，谓十指间之少冲、商阳也。足阳明十趾间者，足十趾间之厉兑也。盖少阴心脏主



清代吴谦等人所撰《医宗金鉴》中的手三阴经总穴图

血脉，而手足并荣之血气，皆阳明之所生，是以手足痛者，独取于少阴、阳明。张兆璜曰：“惟项背之症，见证不一，有邪入于风府，随冲气上下而日作早晚者；有邪留于项背，而遇卫气以日作晚者；有邪留于项背之间，而不与卫气之日作晚者。故概而言之，曰先刺之。”

风疟，疟发则汗出恶风，刺三阳经背俞之血者。

此言病风疟者，亦当取足太阳之经也。疟发则汗出恶风者，表阳之气虚也。“三阳”，太阳也。“背俞”，太阳之经俞也。盖太阳之气主表，邪伤太阳则表气虚而恶风，故宜泻太阳之邪。

筋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附髓病，以镵针针绝骨出血立已。

“痠”，音酸。“附”，音附。“纒”，音谗。此风邪深入于骨髓中者，宜刺足少阳之绝骨穴，盖少阳之气主骨也。“附”，足骨。“附”，足面也。风邪入伤骨髓，故痠痛不可按。“纒针”，九针之第一，主泻阳热之气者也。“绝骨”，在足外踝上三寸动脉中，针二分，留七呼。倪仲宣曰：“足附乃阳明之部分，此风木之邪贼伤胃土，故名曰附髓病。”

身体小痛，刺至阴。

此言风疟之病，身体痛者，宜取至阴之经也。脾为阴中之至阴，而外主四肢肌肉，故经云：“脾络实，则一身尽痛。”是以身体小痛者，宜刺脾脏之经，盖亦风木之邪贼伤脾土也。

诸阴之井无出血，间日一刺。

此承上文而言手足三阴之井穴，不宜出血。盖井穴乃经气之交，故邪在阳之气分者，宜泻出其血，病在阴之经，而宜取阴之井者，可间日一刺，则邪气自泄，不必至于出血，以泄真阴之气。张兆璜曰：“此申明上文之所谓刺至阴者，当刺至阴之井穴，并申明所谓至阴者，非太阳之至阴也。”

疟不渴，间日而作，刺足太阳；渴而间日作，刺足少阳。

此言疟之渴与不渴者，又有水火寒热之气化也。太阳之上，寒水主之，故不渴者，取足太阳；少阳之上，相火主之，故渴者，取足少阳。间日者，邪入于里也。夫邪入于里则渴，是以间二日或间数日者，有阴阳更胜之或甚或不甚；若阳分之邪入里，则有水火寒热之或渴或不渴也。

温疟汗不出，为五十九刺。

温疟者，得之冬中于风寒，病气藏于肾，若汗不出，是邪不能出之于阳，故当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以第四针刺骨也。

气厥论篇第三十七

黄帝问曰：五脏六腑，寒热相移者何？

帝问五脏腑寒热相移，则为何如之病？盖承上章而复论疟气之厥逆也。寒热者，邪正阴阳之气也。如邪舍于脏腑募原之间，阴阳外内相乘，则为往来之寒热。如脏邪传移于脏，腑邪传移于腑，则为气逆之变病矣，是以此篇单论五脏六腑寒热相移。杨元如曰：“疟邪不解，多生变病者，当知气厥之所致。”倪冲之曰：“疟不死人，病疟而有死者，传脏故

也。”

岐伯曰：肾移寒于肝，痈肿少气。

按下文肾移热于脾，此移寒于肝，亦当作脾。脾主肌肉，寒气化热，则腐肉而为痈脓，脾统摄元真之气，脾脏受邪，故少气也。

脾移寒于肝，痈肿筋挛。

肝主血，寒则血凝涩。经曰：“荣气不行，乃发为病。”肝主筋，故筋挛也。

肝移寒于心，狂，隔中。

肝为阳脏，而木火主气，阳并于阳，故狂。心居膈上，肝处膈下，母子之气，上下相通，肝邪上移于心，留于心下，故为隔中。盖言脏不受邪，五脏之寒热相移，留薄于脏外而干脏气，不伤脏真者也。倪冲之曰：“治五脏者，半死半生，盖病脏气者生，伤脏真者死。”

心移寒于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

肺受心邪，则不能通调水液，而惟下泄矣。肺为金水之源，寒随心火消烁肺精，是以饮一溲二者，肺液并消，故为不治之死证。

肺移寒于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裹浆，水之病也。

夫在地为水，在天为寒，肾为水脏，肺主生原，是以肺之寒邪下移于肾，而肾之水气反上涌于肺矣。大肠乃肺之腑，肺居膈上，故水气客于大肠，疾行则鸣，濯濯有声，如以囊裹浆者，水不沾流，走于肠间也。倪冲之曰：“肺移于肾，肝移于心，传其我所生也；肾移于脾，脾移于肝，侮其所不胜也；心移于肺，乘其己所胜也。”〔眉批：愚按症在膜原之腠理，不能外出而从汗解，则成鼓胀；在膜原之小络，不得入于大经，则成积，盖膜原在肠胃之外故也。〕

脾移热于肝，则为惊风。

东方肝木，其病发惊骇，肝主血，故热甚则衄。

肝移热于心，则死。

心主君火而不受邪，邪热乘之，故死。

心移热于肺，传为肺消。

心肺居于膈上，火热淫于肺金，则金水之液涸矣。膈消者，膈上之津液耗竭而为消渴也。

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

肾者，水也，而生骨，肾脏燥热，则髓精不生，是以筋骨痿弱，而为柔痉。

肾移热于脾，传为虚肠澼，死不可治。

太阴湿土主气，不能制水，而反受湿热相乘，脾气虚伤，则不能磨运水谷，而为肠澼下利，谷气已绝，故为不治之



明万历刊本《杨敬斋针灸全书》针灸方图中的吐血衄血取穴图